



丰子恺 写 梵高

VINCENT VAN GOGH

丰子恺  
编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丰子恺  
写  
梵高

VINCENT VAN GOGH

丰子恺  
编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子恺写梵高 / 丰子恺编著. --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21.3

ISBN 978-7-5327-8656-5

I. ①丰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梵高(Van Gogh, Vincent 1853-1890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1)第002065号

### 丰子恺写梵高

丰子恺 / 编著

责任编辑: 衷雅琴

装帧设计: 观止堂\_宋珉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(200001)

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90×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4 字数 37,000

2021年3月第1版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200册

ISBN 978-7-5327-8656-5/K·284

定价: 6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68798999



## 序

十九世纪以前，西洋画风与东洋画风完全异趣，一向有不可超越的鸿沟。自十九世纪末叶以降，西洋画忽蒙东洋画的影响，东西洋美术渐呈综合的状态。这不但是绘画上的一种变迁，在欧洲现代艺术思潮上、世界文化研究上，一定也是一个很可注目的问题。

欧洲现代绘画的元祖是塞尚（Paul Cézanne）<sup>①</sup>。塞尚的艺术观是“万物因我的存在而诞生”。塞尚的作画态度，落笔不改，一气呵成。这是对于以往西洋的写实派、印象派等客观主义的艺术的革命，又是西洋画中采入东洋画的主观趣味的初步。这种画风到了梵高（Vincent Van Gogh）<sup>②</sup>的艺术时期更加明显，线条的飞舞、色彩的鲜明、表现法的单纯，显然是西洋画的东洋画化了。梵高的画室中陈列着日本的版画，及中国的墨画。他原是东洋艺术的爱好者。

自从塞尚与梵高等始创了这种画风之后，现代的西洋画家大家舍弃从前的冰冷死板的描写法，而加入他们的主观艺术的运动了。故现代西洋的画坛，大概可说是塞尚、梵高的延长。

艺术倾向客观的时候，艺术家的人与其作品关系较少。反之，艺术注重主观表现的时候，作品与人就有密切的关系，作品就是其人生的反映了。在作品中，我欢喜神韵的后者，而不欢喜机械的前者；在人中，我也赞仰以艺术为生活的后者，而不赞仰匠人气的前者。梵高的全生涯没入在艺术中，他的各时代的作品完全就是各时代的生活的记录，在以艺术为生活的艺术家中，也可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东洋画家素尚人品，“人品既高，气韵不得不高”，故“画中可见君子小人”，在这点上，梵高也是一个东洋流的画家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记于石湾

- 
- ① 塞尚 (Paul Cézanne, 1839—1906)：法国后印象主义画派画家。  
② 梵高 (Vincent Willem van Gogh, 1853—1890)：全名文森特·威廉·梵高，原译“谷诃”。

\* 此书所用参考书为黑田重太郎著《梵高传》。——编者

## 目录 / contents

---

序 / 001

第一章 序曲 / 001

第二章 准备时代 / 021

第三章 荷兰时代 / 041

第四章 巴黎时代 / 061

第五章 南国时代及最后 / 0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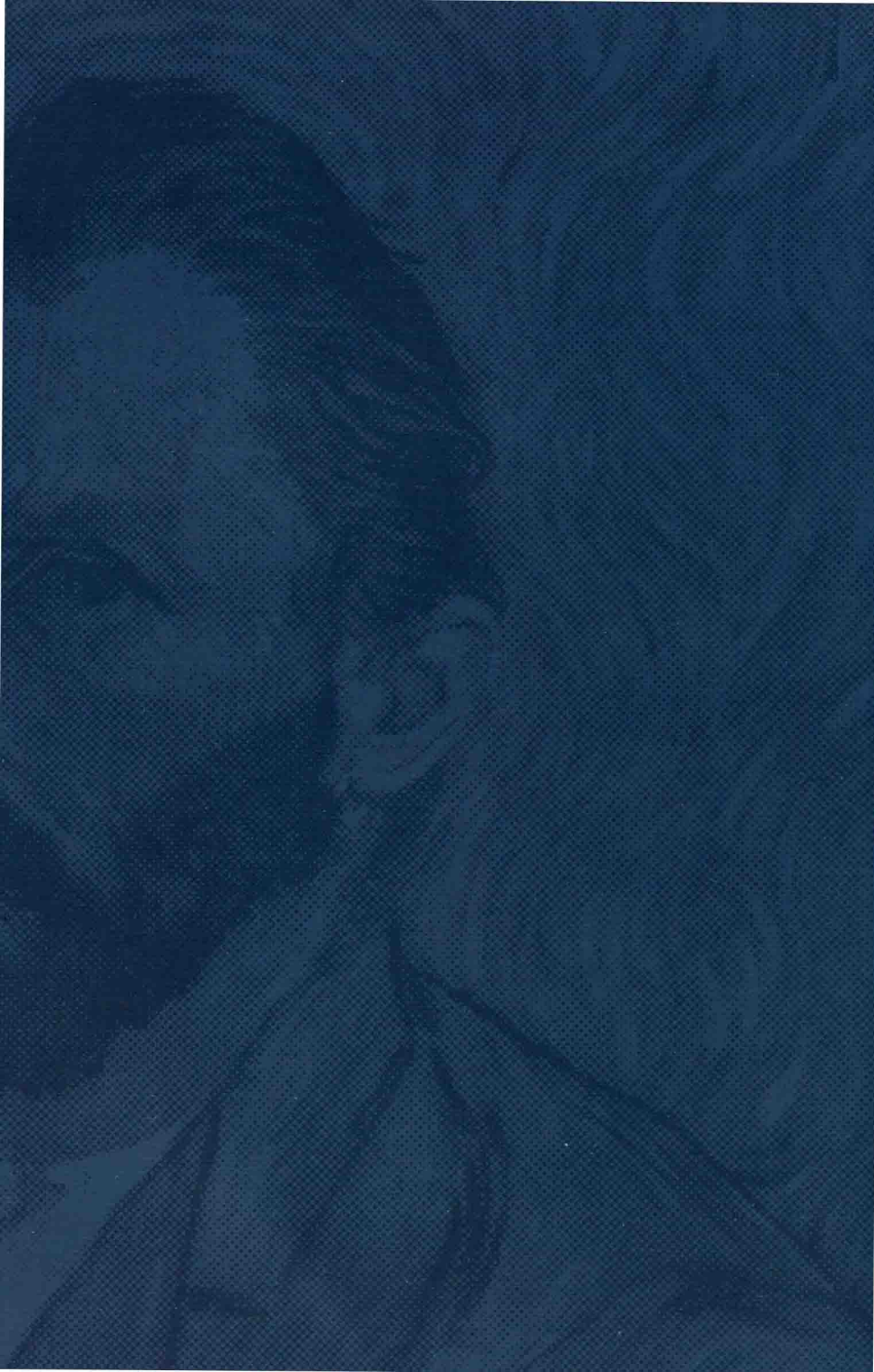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一：梵高 / 163

后记二：再现的艺术与表现的艺术 / 167



第一章 序曲

Vincent Willem van Gogh



古来艺术家有两种类型：其一，纯粹是一个“艺术家”或“技术家”。我们鉴赏他的艺术的时候，只要看他的作品，不必晓得他的人格如何与生活如何。其二，不仅是一个艺术家或技术家而是一个“人”。我们要理解他的作品，先须理解他的性格与生活。不能离开了其“人生”而仅看其“作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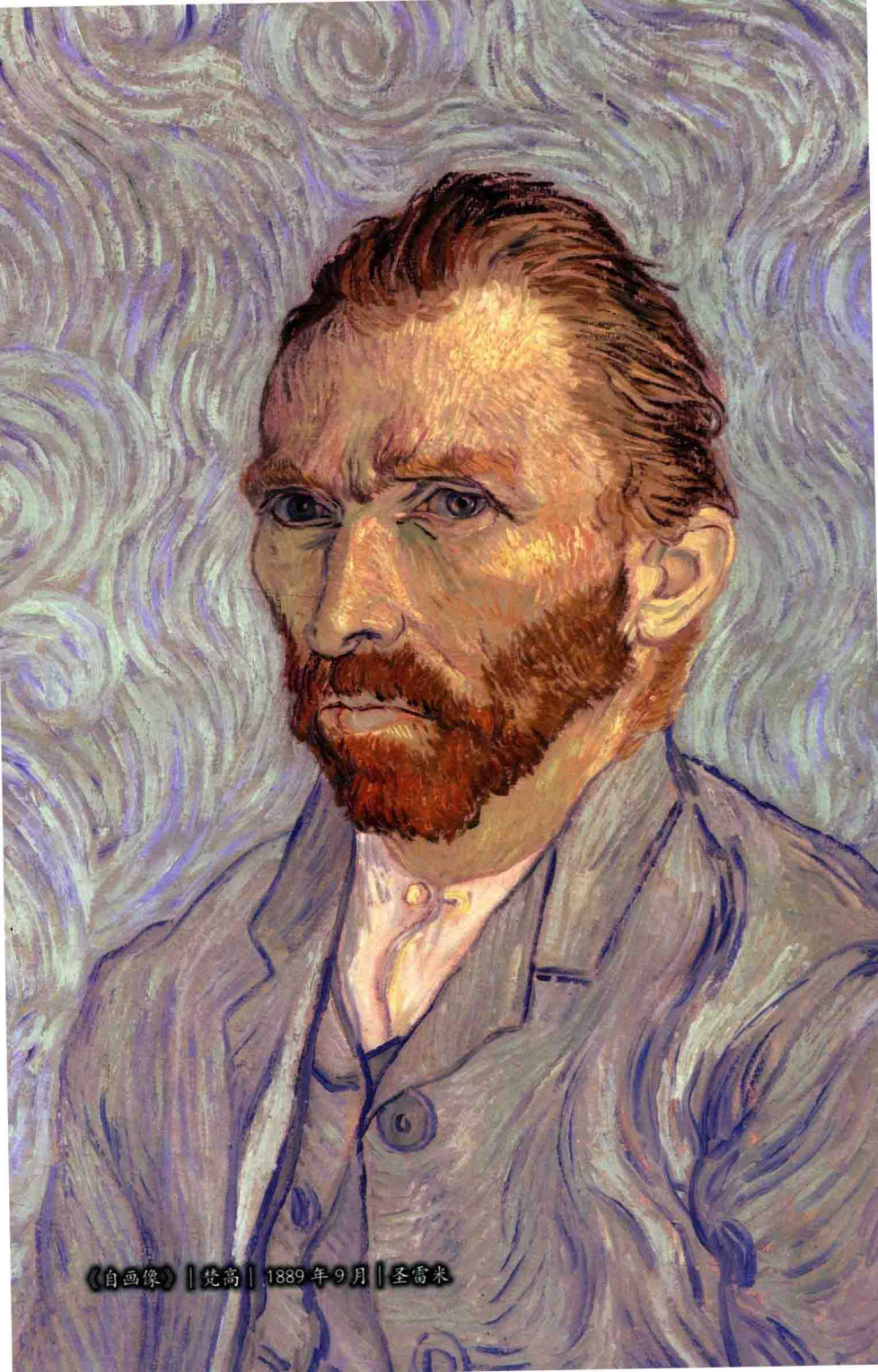
就近代画家中找求最适当的实例，前者是印象派画家莫奈（Claude Monet）<sup>①</sup>，后者便是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。这两种艺术家孰是孰非，孰优孰劣，不是现在的主要问题。现在所要表明者，梵高的作品，都是其热狂的人生中的苦恼、忧愁、愤激、铭感、欢喜、活悦的发现，都是热血所染成的“人生记录”。换言之，在梵高看来，“生活是其作品的说明文”。

梵高死于距今三十年前<sup>②</sup>。生前无人理解他的作品，世间只当他是一个自己用剃头刀割脱耳朵的狂人；死后不久却受到全世界的认识与追崇。到了死后三十年的今日，其作品的复制品已遍播于亚东各地，早为日本人所珍惜，现又渐为中国人所

---

① 莫奈（Claude Monet, 1840—1926）：原译“莫南”。法国画家，印象派代表人物。

② 梵高逝世于一八九〇年，本书编写时间约一九二九年。



《自画像》 | 梵高 | 1889年9月 | 圣雷米

注目了。世界艺坛的进步，真是快速的啊！“梵高的生活是其作品的说明文”，“我们不能离开了其人生而仅看其作品”，所以记叙梵高的生活，其功德与普通的作传记或述逸事略有不同。这不仅是独立的一篇传记或逸话。他的行为都同他的绘画有深切的关系，他的“生活日记”完全等于他的“作画日记”。

在叙述这热狂的画家的奇离的生活情状之前，先要给他的人生描写一个大体的“轮廓”，作为这“人生剧”的开幕前“序曲”。

在十九世纪后期“科学万能”的呼声中，欧洲艺坛上也弥漫了现实主义的精神。艺术家的头脑都被冷静化，艺术品都被客观化了。画界中这倾向更为显著：印象派画家似乎只有一双眼睛而没有头脑，只知照样描写眼前的形状、光线与色彩，而没有一点热情的表现。甚至但求外形的写实，而不问所描写的是何物。莫奈把稻草堆的光线色彩的变化反复描写了十五遍，西涅克（Signac）<sup>①</sup>用点彩的画法，像组纸细工一般地用色彩的圆点来缀成景物的形状，他们被更名为“新印象派”。

---

① 西涅克（Paul Signac, 1863—1935）：法国画家，曾和修拉发明点彩派技术，新印象派代表人物。



《正午的草垛》| 莫奈 | 1890年



《马赛港景观》| 西涅克 | 1909年

然而这绝不是可以使现代人满足的艺术！这仅是冷冰冰的一片客观，全无一点可以动人的热情。他们的画法，只是客观的模仿，不是主观的创作；只是自然的再现，不是艺术的表现。极言之，他们的作品是“感觉的数学”，是“色彩的游戏”。

库尔贝（Courbet）<sup>①</sup>以来的自然主义的绘画，一时适合了现实主义时代的人们的胃口。然而这终究是一时的流行，仅足以救济前时代的浪漫主义的空虚而已。印象派竟走入了自然主义的彻底的地步，西涅克的色彩的游戏，是自然主义的山穷水



《画室》| 库尔贝

① 库尔贝（Gustave Courbet, 1819—1877）：原译“柯裴”。法国画家，写实主义代表人物，主张艺术应以现实为依据，反对粉饰生活。

尽了。

于是世间对于这等冷冰冰的客观记录的绘画，渐渐厌倦起来。他们觉得这种艺术过于肤浅，过于缺乏情味，过于与人生无关系了！他们正在要求一种更深刻的、更刺激的并且深入人类精神的艺术。

然而世间一般的要求总是迟迟而起的。当世人正在热衷于印象派的客观主义的艺术的时候，欧洲已有几个先觉的艺术家，预知半世纪以后的时代精神，早在那里反对印象派的机械的画法，而标榜主观主义的热情流露的艺术了。然当时世间的凡夫俗子，哪能理解他们的高远的心呢？大家众口同声地非难他们，冷遇他们，展览会不要他们的出品，美术商人拒绝他们的制作。世间都当他们为狂徒，就中尤“狂”的要算梵高。

画家的梵高，一生不曾受得世间一文钱的物质的报酬！要是没有他慈爱的父亲和厚谊的弟弟的理解与保护，十九世纪末的艺坛一定还要经过长期的沉闷，不知哪一天能实现现代的有生命的艺术咧！

荷兰地方一个虔诚的牧师，娶了一个牧师家的女儿为妻。生下一个根器充实的宗教种子，名叫梵高。这儿子外貌庄重，

内心深刻。一腔热血，满怀同情，对此沉沦的尘世，从小怀抱牺牲的精神。幼时常钻在大自然的怀里，仰观俯察，心有所感，就如入梦一般地耽入沉思。这都是造成大人格者与大艺术家的预备的工夫。又天生一手巧妙的技能；八岁时候，就显露其绘画的天才。然而穷困的家庭和环境，哪里有力给他专门的教育呢？稍长大后，就非命他出外糊口不可。幸有一个叔父在一所美术商品店内当经理，就带他去做学徒。



《桥》| 梵高 | 1862年1月 | 津德尔特

这个学徒很奇怪：他欢喜批评店里的名画。而且大家认为名作定价昂贵的时流作品，却都被这学徒看轻。顾客挟了大笔的金钱，上门来购买高贵的名作，这学徒非但不招呼，且用冷眼嘲笑他们。因为他心中已经悟得真正的艺术的妙谛，眼中全然看不起当时流行的所谓“大作”。然而这对于商人是致命伤！

店主怎敢再用这个学徒呢？就打发他回家。

贫乏的家里养不起成丁的儿子！父母谆谆地劝诫了他一番，又托叔父保送他到英国伦敦的一所支店内去。然而他对于伦敦的画界更看不起。非但没有改善他的脾气，反而愈加激烈了。一进店，就和店内的同事不能和合；六个礼拜之后，他同经理先生大起口角。痛骂了一顿，打起铺盖出店。

这回失业之后，没有面目回家去见父母。他就在伦敦找到一个贫民小学的教师的位置。校长穷得很，请来的先生除教书之外，又须挟了账簿，去向学生家族的贫民催索学费。这位先生到任之后，也免不了这差使。他第一次勉强索了一些归来；第二次再去的时候，目睹贫民窟里的种种苦况，心中忍不住悲哀，竟背了空囊回校。校长就免他的职。

幸有贤明的父亲，认识了他的天才。自己力图收入，积省家用，供给儿子的学费，送他入比利时的大学去研究神学。这果然称他的心，然而顾念老父的苦辛，心中又十分不安。他就发愤用功。过度的用功，得了神经错乱的奇疾。常常写满纸的信寄给亲友，又常常一天写两封信给父亲。有时昼夜彷徨在贫民窟中。有时把自己的时表和手套投入教会里的喜舍箱中。又